

单霁翔 / 著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第二辑）

城市文化特色保护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第二辑）

城市文化特色保护

单霁翔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文化特色保护 / 单霁翔著 . — 天津 :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7.2

(新视野 · 文化遗产保护论丛 . 第二辑)

ISBN 978-7-5618-5767-0

I . ①城… II . ①单… III . ①城市文化—保护—研究—中国 IV .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6333 号

策划编辑 金磊 韩振平

责任编辑 李金花

装帧设计 谷英卉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 (邮编: 300072)

电话 发行部: 022-27403647

网址 publish.tju.edu.cn

印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148mm × 210mm

印张 7.625

字数 220 千

版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 从“大拆大建式旧城改造”到“历史城区整体保护” /007
- 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 /036
- 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065
- 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 /081
- 城市文化理想升华与文化城市建设 /153
- 城市文化特色重塑与文化城市建设 /197
- 关于在城市建设中重视保护和培育城市文化特色的提案 /236
- 关于突出城市文化特色、防止“千城一面”的提案 /239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第二辑）

城市文化特色保护

单霁翔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文化特色保护 / 单霁翔著.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7.2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第二辑)

ISBN 978-7-5618-5767-0

I. ①城… II. ①单… III. ①城市文化—保护—研究—中国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6333 号

策划编辑 金磊 韩振平

责任编辑 李金花

装帧设计 谷英卉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 (邮编: 300072)

电 话 发行部: 022-27403647

网 址 publish.tju.edu.cn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 × 210mm

印 张 7.62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

定 价 36.00 元

自序:

把工作当学问做 把问题当课题解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出版在即，出版社嘱我写一个自序。心怀往昔，愿以时间为轴写出自己简短的感言，希望聚焦有启迪意义的文化历程，也希望表达充满真情实感的“乡愁”。

2011年8月25日清晨接到通知，我将要离开工作近10年的国家文物局，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消息突然，没有精神准备。记得当天上午工作日程是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做专题报告。一路上，10年来的工作情景在脑海中闪过，想到在走向新的岗位之前，应该对以往工作进行回顾，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交接，于是到会场后便放弃了已经准备好的多媒体演示内容，改为讲述参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体会，将近两个小时的畅谈，仍感意犹未尽，充满着回望与寻觅的思绪。

如今看来，当年的工作状态可谓“不堪回首”。就在接到通知那天之前的一周内，还经历了“南征北战”的过程：8月18日在吉林长春市、县政府领导培训班做文化遗产保护报告；8月2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中国西藏文化论坛；8月21日在四川雅安参加茶马古道保护研讨会；8月23日和24日在福建福州分别参加全国生态博物馆、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评审，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基地启动，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揭牌等活动。

一周数省，这就是当年常态化的工作状况。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

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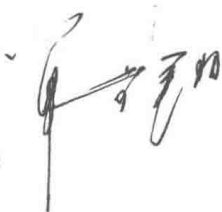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从1984年进入城市规划部门以来已经30余载，从1994年进入文物系统以来也已经20余年，其间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回忆。有幸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来到故宫博物院，一方面继续享受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另一方面得以将几十年来积累的体会应用于具体实践。今天，更为突出的感受是，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且加强全程管理，才能使每一项工作都与细节管理挂起钩来，把桩桩件件事情都做得细之又

细，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后劲。

北京时间2014年6月22日15时19分，从卡塔尔首都多哈传来喜讯，在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0分钟后，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也顺利通过评审。作为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保护与申报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格外激动和自豪。2015年5月5日，从文化遗产保护现场又传来好消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修复工程竣工，看到“前方”传来修复后的美轮美奂的千手观音造像影像，我激动不已。回想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第8天，我们从四川地震重灾区赶到重庆大足，看望已经800岁高龄的千手观音造像，看到早已满目疮痍的文物本体又被地震殃及，当即决定开展抢救保护工作，将其列为石窟类保护的“一号工程”，如今千手观音造像再现“慈祥的微笑”，得以功德圆满。的确，每当昔日的努力成就今日的收获，都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最幸福的时刻。

2006年6月10日，我们曾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10年的奋争，10年的坚守，10年的耕耘，10年的收获。再过半个多月，我们又将以无限期待的心情，迎来中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谨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献给这一节日，献给长期以来用智慧和汗水呵护文化遗产的文博同人，祝愿祖国的文化遗产永葆尊严；献给长期以来用真情和热心关注文化遗产的社会民众，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2015年5月25日

目 录

- 从“大拆大建式旧城改造”到“历史城区整体保护” /007
- 关于“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思考 /036
- 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065
- 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 /081
- 城市文化理想升华与文化城市建设 /153
- 城市文化特色重塑与文化城市建设 /197
- 关于在城市建设中重视保护和培育城市文化特色的提案 /236
- 关于突出城市文化特色、防止“千城一面”的提案 /239

从“大拆大建式旧城改造”到 “历史城区整体保护”^①

(2006年6月)

1949年1月31日，昔日的北平、今日的北京和平解放，古都避免了战火的摧残。当年3月，在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完成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中，第一项被提出的文物，即“北京城全部”。时隔56年，2005年1月，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第七章第61条“旧城整体保护”指出：“应进一步加强旧城的整体保护，制定旧城保护规划，加强旧城城市设计，重点保护旧城的传统空间格局与风貌。”^②2005年3月25日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进一步强调“旧城保护应当坚持整体保护的原则”^③。“旧城整体保护”这是历史城区保护战略研究的重大成果。这一迟到的成果来之不易，它凝聚了几代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希冀和奋斗，也包含了几十年来我国历史城区保护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城区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1987年在《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华盛顿宪章）中采用的概念。在此之前，我国更多

① 此文发表于《文物》2006年第6期，第36页，2006年6月出版。

②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2005年1月。

③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2号，《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载《北京日报》，2005-04-14。

采用旧城区或老城区这些提法，特指在城市中能够体现其历史发展过程或某一发展时期风貌、历史范围清楚、城区格局保存较为完整的地区。

每一个历史城区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历史发展的孕育中逐渐形成的，凝聚着它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每一个历史城区的传统风貌正是它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历史特点的外在反映。具体而言，历史城区的文化特征往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传统的城市格局以及古代城市遗址。它们以宏观的形象反映出自身与其他历史城区的差异和不同，是城市个性及地方特色得以产生的基础。

其次是历史地段，包括历史上形成的商业区、居住区、园林风景区等历史街区，它们成群、成组、成片、成区地反映着历史城区城市生活的场景与状况，为现代人传达着先人们生存的典型片段和信息。

再次是标志性传统建筑和文物古迹，包括殿宇、楼阁、坛、庙、寺、塔以及名人故居等，均以个体的形式存在于历史城区之中，真实、具体地展示着城市历史的足迹。

最后是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和风土民情，包括诗书、绘画、戏剧、音乐等艺术形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以及工艺特产和地方风味，这些是历史城区不朽的灵魂，体现出一方水土的独特性和地方性，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具体的时空范围。

“旧城改造”一词出自何处，起于何时，难于考证。在国家层面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并没有出现过这一提法，其他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也极少使用“旧城改造”一词。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旧城改造”却成为各个城市广泛使用和城市居民家喻户晓的词语，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不断看到它的实施后果，特别是近年来，人们从这个词中更多地体会到了“拆”字的某种含义^①。



北京白塔寺及周边地区拆迁改造情况

一、“旧城改造”目标的深刻转变

全国性的“旧城改造”运动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各地政府随着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感，迫切希望改善城市居民落后的生存条件，完善各项城市基础设施，更新历久不变的城市面貌。于是

^① 注：1992年11月30日建设部发布的部门规章《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第十二条）中使用了“旧城改造”的提法。这是目前查到的部门规章层面发布的城建类规范性文件唯一出现的“旧城改造”用词。

包括历史性城市在内的众多城市纷纷提出“旧城改造”的目标，充满对历史城区实施彻底改造，并按照理想蓝图建设新城区的激情。当时，这一目标也符合城市居民们对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的热切期望。如杭州市于1986年提出了“住宅建设实行改造旧城与建设新区相结合，以改造旧城为主”的方针，现代住宅建设开始进入了历史城区。当时全国城市住宅产业刚刚启动，由于受开发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不少城市的住宅小区大都建在历史城区边缘，楼房也以多层为主，“旧城改造”的实施力度不可能很大。然而这一时期，与“旧城改造”整体进展缓慢形成对比的是，由于缺乏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自觉性，历史城区中的许多标志性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却因为容易拆除而被迅速地实施“改造”，特别是以改善交通等理由对历史城区内古代城墙的拆除、传统水系的填埋、文物建筑的破坏等消息不绝于耳。所幸由于当时经济发展能力的局限，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众多历史城区的传统格局和历史街区依然基本保存完好。

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各城市的财政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同时，伴随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追求市场的最高回报为目的的房地产开发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体。房地产市场应运而生，并凸现了历史城区的土地价值。随着地价和楼价的持续上涨，社会上形成了要求改造历史城区的巨大经济力量，“旧城改造”也就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热点”。在这一形势下，各地政府开始推进新一轮“旧城改造”计划，“改造目标也发生了从‘人’到‘土地’的深刻转变”^①，逐渐由以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为主，演进到更加注重城市经

^① 方可：《当代北京旧城更新：调查·研究·探索》，19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济效益，令人担忧的对历史城区的“建设性破坏”便伴随其间。如前述的杭州市又做出了用8年时间基本完成市区旧城改造任务的决定，从1993年起，每年需拆除近100万平方米旧建筑，同时配套建设的新住宅共计120万平方米，彻底摘掉“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这顶帽子。至此“旧城全面改造”启动。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99年底经审批许可拆迁旧房面积670.21万平方米，其中仅1999年就拆除旧房119万平方米，拆迁居民和单位1.24万户（家），历史街区内插建了不少现代建筑。过去被誉为“三面湖山一面城”的古都杭州，变成了“一面湖山一面墙”，从品位较高的山水城市滑向了一般城市。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众多历史城区中，如徐州拆掉了户部山的老宅；遵义会址前大片具有浓郁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被完全拆除；北京的四合院民居、上海的传统石库门建筑等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一批批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传统建筑被拆除，一片片具有独特风貌、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享誉中外的历史城区被严重摧毁。

进入21世纪，城市化的加速进程和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位运行，更加振奋了各地政府改造历史城区的勇气和决心，激发了创造新的城市形象的强烈愿望。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促使新的“旧城改造”计划迅速形成。此时“旧城改造”又由注重城市经济效益，演进到更加注重城市形象变化，追求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于是各城市之间争先恐后，大广场、大草坪、大水面、世纪大道、豪华办公大楼等一哄而起。一方面，不少历史城区在努力打破“千篇一律”，提倡个体建筑千姿百态，各项建筑设计追求“新、奇、特”的同时，却以各历史城区的千篇一律和趋同化作为代价。另一方面，不少城市忽视了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全国661个

城市中，290个城市污水处理率等于零”，“目前全国有近90%垃圾填埋场没有隔水层。长期以来，垃圾填埋场渗透出的污水全渗入到地下水中去了”^①。随着改造规模的不断扩大，改造中的商业性成分也逐渐增多，“旧城改造”演变成为对历史城区的大规模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在这急速的发展和剧烈的变化时期，由于人们对自己城市的历史精神和文化身份缺乏深入了解与把握，伴随着新一轮“旧城改造”的，便是新一轮“建设性破坏”，许多历史城区中优秀的文化遗存遭到了无情的摧残和破坏。2004年11月29日《人民政协报》刊载文章《福建省福州市历史文化古迹告危告急》指出：据报道，2004年福州历史城区拆迁改造的规模空前，全市投资55亿元，对大约1平方公里的“旧屋”区、140万平方米的旧房进行拆建。目前，在全国各历史城区中开展的“旧城改造”方兴未艾，并呈现出新的趋势，“当前，国家采取收紧银根和土地审批两道闸门来实现宏观调控，建筑容积率较低的旧城区就有可能被作为城市建设挖潜改造对象而处于更危险的境地”^①。

二、日益激烈的矛盾冲突

历史城区中生活着千百万居民，无论是历史城区保护还是“旧城改造”都牵动着世代生活于此的居民们的感情，涉及人们的现实生活，涉及未来世代的利益，涉及城市发展的前景。于是，各种价值观、利益观、权力观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必然引发不同思想的碰撞，不同情感的博弈，不同利益的抗衡，不同势力的较量。

^① 仇保兴：《在城市建设中容易发生的八种错误倾向》，载《中国建设报》，2005-12-13（1）。

（一）“新”与“旧”的碰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成绩斐然。但是与此同时，各地在大拆大建式“旧城改造”中，对积淀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城区的破坏也是空前的。在传统建筑、历史街区遭受毁灭的同时，一些地方相互攀比，疯狂克隆，盲目追求历史城区变大、变新、变洋，“标志性”建筑层出不穷，“欧陆风”设计席卷全国。如今各地政府所能动用的力量远远超过以前，对一个数十公顷的历史街区而言，可能只要一两年就能“旧貌换新颜”，而对一个数十平方公里的历史城区来说，一二十年时间足以彻底改变其面貌。面对社会民众和海外人士的质问与批评，城市决策者给出的“理由”往往是为了城市现代化建设。但是问题在于，建设现代化城市是否一定要以破坏文化遗产为代价，改善城市面貌是否一定要对历史城区实施大拆大建，城市现代化的代表是否就是高楼大厦、都市广场和大型立交桥。我认为，城市现代化应该包含对文化遗产的宽容、对历史城区的尊重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的追求。

在大拆大建式“旧城改造”中，各地历史城区越来越失去了自身的特色，越来越失去了传统的文化，越来越显露出“千城一面”的景象。新的建设不顾历史城区的文脉、肌理、风貌、特色，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相同布局的居民小区、相同风格的商业街、相同造型的写字楼、相同形象的都市广场。而这种单一面貌的文化正在吞噬以历史街区、传统建筑、民间文化为标志的城市特色。所谓的时代精神开始与民族传统、地方特色相脱离，甚至尖锐对立，城市风貌和建筑风格呈现“国际化”倾向。由于不重视新城、新区建设对历史城区功能的疏解，大量的办公、商业、金融建筑等相继涌入历史